

認同移動的旅程

アイデンティティ移動の旅路
The Journey of Identity Changes

文·圖 | 啓明·拉瓦 (作家)

1924年我的母親Lauwa·Nokan出生於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紅香部落，屬泰雅族福骨群。年輕時先嫁到親愛村賽德克族Truku群的松林部落，先生病故後於1963年，她帶著一部泰雅織布機嫁到台中，隔年我出生了。仁愛鄉是我的家鄉，我的舅舅和阿姨在紅香和瑞岩部落，力行和春陽部落有其他舅舅和舅媽，我還有兩個哥哥在松林，現在我有一大堆侄子姪女住在仁愛鄉部落的許多角落——但我卻一直住在台中。



筆者的平地父親與泰雅母親。

母親過世 如祖靈棒喝

母親從未遠離部落。小時候，記得常常有人從山上下來台中工作，母親總會介紹他們到附近的工廠工作，男生在木器廠，女生在製鞋廠。在他們找到工作和宿舍前，他們都睡在我家客廳，因此我從小隱約知道我有一群山上的親戚朋友，也知道在台中，我和我的鄰居有些不一樣。父親是職業軍人，從小母親便經常帶著我往返台中與部落之間，有時住兩三天，有時住一星期或半個暑假。在山上長輩們抱著我，嘖哩咕嚕地說一些我聽不懂的話，到了部落我更確定我是這裡的人，但仍感覺我跟他們

還是不太一樣。

直到1991年母親過世，才驚覺在民族方面我的無知，她的走促使我很想知道：我是誰。「母親的走，像是祖靈棒喝，我如乍醒之子，嗷嗷飢渴地開始追尋我的起源。（2002，《重返舊部落》）」於是我一步一腳印地走訪各部落尋訪親戚，希望重新認識我和我的族人，以及泰雅族。雖然從小我就知道媽媽是山地同胞，我也是，然而從小生在都市、長在都市，飲漢水、說漢語，長得又不十分像原住民。當時的「山胞」一詞之於我是既熟悉又遙遠。



南投縣仁愛鄉是筆者的家鄉，許多祭儀或活動都能見到親戚，圖中是筆者的阿姨和姨丈。

我膽顫心驚地「獨自」跨出這認同移動旅程的第一步，尋訪一個又一個母親走過的部落，拜訪一個又一個母親的親族。然後有計畫地逐漸擴大視野與經驗，接觸更多族群，學習更多屬於我的原住民文化。在這尋根與認同移動的旅程中，我享受成長與追尋認同的喜悅，當然，也飽受許多挫折與懷疑，最大的原因即在我不會說母語！

二分之一原罪 不諳母語 不住部落

大部分族人寬厚的但仍有少數質疑。起初族人總認為你不過是回山上玩玩，幾天後又會下山，甚至以後不會再見。有人認為我的血

緣不純正，二分之一是混雜的。不是真正的原住民。而當我對部落逐漸有觀察和感想，試著寫出我們的故事時，卻有人提出質疑，認為我不是真的瞭解「他們」，特別是所謂「主體性」是因語言與居住地的差異來確立與分界的。這些懷疑也都不能面對面澄清或說明。我總認為，行動與內容的本質是純粹的，誰是真正的主體，誰又真正的瞭解或真正具有代表性呢？

不僅山上如此，山下漢人的質疑更多，有人認為我父親是外省人，說著國語，怎麼算是原住民呢。還有一些漢人朋友在父系思考為主的漢人文化中，甚至對我曉以大義勸我應該認



二分之一血緣讓我這認同移動的旅程一路走來艱苦又孤獨，飽受山上山下不同人的質疑，甚至自我懷疑。但我仍要奮力移動：在主位與客位、理性與感性、理想與現實、傳統與現代、熟悉與陌生，以及，悲傷與快樂之間 移動。 《移動的旅程》

同漢族：「行不改名、坐不改姓」。更有人認為我是為了原住民的身分和福利才會認同原住民。這樣的懷疑是可以理解的，因為相較之下，原住民比一般漢人確實分享到不少的社會福利，例如考試加分、低息貸款或工作保障等，不免讓人聯想在這社會福利的誘因下，通婚子女從母姓取得原住民身分後，得以享受這些原住民特殊福利。

依我的觀察這也是事實，許多通婚子女，大多在都市環境生長，幾乎沒有民族文化感知與民族身分認同，真的可能為了社會福利而成



認同的過程須以行動做基礎，筆者常與嫂嫂拜訪老人，記錄與書寫文化。

為「法律原住民」。此舉不但違背了原本給予通婚子女的原住民認同之路，更造成了資源的誤用與緊縮，以及族群間的誤會與緊張。以上種種，都是通婚子女中經常面臨的質疑與揶揄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不會講（純正）母語及（非部落）居住地：二分之一原罪。

原住民現代化 該走向何方？

於是我開始關心原住民現代化的問題，《我在部落的族人們》（2005）選擇部落小人物的生活故事為主體，每位主角都是原住民的化身，每個故事的提問、批判與辛酸，也都在描摹當代原住民所面臨的現象與困境——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信仰、教育、環保、認同、思想、語言、祭典、醫療、生活習慣、公共政策等全面在「傳統」與「現代」之間的掙扎。「當代原住民都該思考我站在親愛國小鋼鐵望樓上眺望未來的憂慮：我們有優良的傳統，但有著適應不良的現在，與堪慮的未來，我們該走向何方？」

被質疑和挑戰是無奈的，但我們只有接受，繼續前進！我必須說，僅有血緣是不夠的，通婚子女必須要有民族認同，並且以實際行動來支持與強化這些認同，你才會成為原住民。特別是語言的圍限和居住環境的限制。我的認同過程是有努力有目標的。首先，我打從心底認定，我就是原住民（雖然我並沒有取得法律上原住民的身分，因為我去戶政事務所恢復原住民身分時遭拒，原因是我的母親過世早於1994年原住民身分法成立之前，謂當年通婚後已改父籍，死亡後並未更籍。此法與此說荒謬至極），不管法律是否承認我是不是原住民，我會不會講流利的泰雅語，我就是原住民。



語言不僅是溝通的工具，更是民族認同的身分證，通往祖居地的通行證。我們說母語，不僅是與族人溝通而已，而是說母語會使我們成為有文化意涵與認同的原住民。



尋根的過程，筆者感謝族人接納自己如原生。

其次，不論在任何場合，我總在我的漢人或原住民生活圈中，關心、吸收和傳遞原住民的訊息和文化內容。我們常常談原住民說原住民，她便漸漸內化成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進而，最好能主動學習民族的文化，並且進一步記錄與闡揚這些文化特質。於是我有計畫地閱讀原住民文獻，經常參與學習原住民文學、藝術與戲劇。接著，我摸索自己的興趣與專長，自覺尚可握筆書寫。人是文化的載體，我在許多族人身上看到獨特的生命史與其所表現的民族故事，我嘗試寫下這些故事，並且要讓其他的人看到。

雖然我不容易與族人溝通，但是我常常與他們一起生活，分享他們的想法，跨越語言障礙，其實不是那麼困難的。就好像我們常聽到的微笑是國際語言一般，只要真心關懷，一樣能接收和付出彼此間的情感。我要強調的是，不僅是認同，更要有實際的行動來確立與強化這些認同。

說母語 兼具文化涵養與認同

最後，（說）母語是極其重要的。語言要使用才不會死亡，使用語言就是保存語言的最佳方式。台灣原住民的語言特別是沒有文字，

現已瀕臨危險階段，族人說母語，就是維護及保存語言的最佳方法。語言與文化又互為主體，說母語更是文化表徵與傳承的方式，許多文化的意涵與精髓更巧藏在語言中，語言還能表現文化特色與族群性格。

作家伊凡諾夫（Vjaceslav Ivanov）說得好：「每一種語言，都是宇宙的某種模型，都是我們了解世界的符號系統，我們若有4千種不同的方法可以描述世界，

你不覺得我們不是很富有嗎？因此我們重視語言的保存工作，一如我們重視生態保育一樣。」語言不僅是溝通的工具，更是族群認同的身分證，通往祖居地的通行證。我們說母語，不僅是與族人溝通而已，而是說母語會使我們成為有文化意涵與認同的原住民。

如果二分之一原漢混血是那不可分類之中介者，願我有狂野、神聖與力量，能穿越、渡過然後轉變。每回上山，mama總是這麼跟我說：「Daiyan的故鄉在Pinsebukan，千萬不要忘記，你的根是在Pinsebukan。」此刻我也這麼跟通婚子女的夥伴們分享：不要忘記，你是原住民，真正的原住民。◆



啓明·拉瓦

泰雅族，漢名趙啓明，母親是南投縣仁愛鄉泰雅族人。由於母親早逝，所以是屬於被戶政事務所拒絕登記的二分之一原住民。1964年出生於台中市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畢業，現任職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。在尋根過程中進入原住民文學寫作領域，著有部落史《重返舊部落》（稻鄉）、散文集《我在部落的族人們》（晨星）、報導文學集《移動的旅程》（稻鄉）以及外籍宣教士傳記《愛在伯特利》與《喜樂之愛》。